

中国名家速写系列

陳丹青速寫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序

孙景波

一九七九年春，在我笔记中，写有这样一段话：“……大家匆匆坐下，京剧《三岔口》已经开台，旁见他急从怀中掏出一个本子，摊开，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手自着魔似地勾划起来。转眼之间，两个人物暗中摸打的形态已跃然纸上，神乎其神。待短剧落幕时，他居然画了十多幅——如此灵敏的反应，如此神速的手段，令我惊异。我学此道，二十余年，自谓交游不浅，以速写而论，眼见为实，他堪称奇才”。这文中的“他”，就是陈丹青。

一九七八年初夏，我与丹青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考场上初识，格外难忘的是创作考试，自由命题，限一日内交卷。亲见他上午画出了四幅素描草图，下午，又画了一幅油画。五幅构图中，场面殊异而人物众多，形象情意均极生动具体，浑如汗气未散之际，便活生生地涌进了他的画面——如此敏捷的才思，能如此凭空臆造的形象记忆力，实在令人诚服。丹青一举夺魁，传为考场佳话，当时，他仅有二十四岁，是油画专业中年龄最小的考生。

对于北京美术界而言，一九八一年盛夏，是丹青的舆论热季，在研究生毕业画展中，他呈现出七件描绘藏族生活的油画，以其令人信服的真实形象，以其平实含蓄的画意，深深引起同行们的“绘画与生活”的反思，画展研讨会上，“西藏组画”被誉为“现实主义”的“还原”，而获得普遍肯定时，他却答道：“我并不愿把这些画抬高到“高于生活”的种种“主义”中去。我画的，只是眼前平凡的生活、原原本本的一些男人和女人们……”。

十一年前，这一席语气谦卑的告白，正是日后国内画坛“生活流”创作最早的宣言。

七幅画之外，陈丹青还从西藏带回来满满十多本铅笔和钢笔速写，就其取材的丰富性和细节的具体性而言，可以说西藏风土人情的“小百科全书”。我留意到，七幅油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场景器物，几乎都出自于这批写生，这些与对象直接交谈时的笔录，最直切地揭示了藏区生活的自然面貌，是他，以自己独具的敏锐和细腻的感觉，抱住了这粗犷、苍雄、豪壮又近乎神秘的高原生活，满怀惊喜地发现并且体会到人性本原的震撼力。早先，有不少画家去过，也画过西

藏，何以却未曾发掘到如此贴切的题旨和如此动人的形象？从同窗知友的角度，我赞赏他早熟的才华，更看重他对艺术实践的勤勉和真诚，深以为后者是每一个画家的根基。

画家之为业，接近于匠人劳作，驰骋想象，落成于手上的功夫，要能意明笔透，穷极造化，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气候所之。古训“行成于思”“业精于勤”，学画的人，唯有持之以恒、不懈于手、勤于观察、敏于思考，方可渐得佳境，趋于画道中“为所欲为”的自由。陈丹青入学前自习绘画，初即以速写“开端”。后来，主攻油画，但于速写之好，依然如初。切深体味，在心与眼、眼与手之间，速写是他藉以沟通感受时最便捷的语言方式，更是他创作灵感的源头活水。丹青自称：他创作“从平凡生活里看到的形象，实出于日常间千百度寻觅，凭借速写的捕捉和提炼中来，其间，踏破铁鞋的甘苦，唯画者自知”。

好画手，面临物象写生，宛若敬事造物之主。唯情真意诚，而后灵感生发，运笔如在造化间神游，不觉物我两忘，如自在自然，而自然自在。捉形态之变于瞬息之间，存情彩、精神于尺幅之中，好画，以笔求之，笔笔是物象，以物象求之，物物见笔。如此，则通篇是性灵参透造化的和谐，是气韵贯注于感觉的契合，我以为，陈丹青的速写庶几可以出入于这层境界。

时下，亦常见一些画手，前若不见古人后则可以不思来者，空无依傍，轻视基础修炼，藐视传统，一味奢谈“表现自我”。纸笔在手，便如“君临万物”，不问画道的深浅高下，不识造化的奥秘所在，浅尝一技，飘飘然便自谓“观念新出”，“风格独具”……。绘事，胆气固然可贵，然非指不学妄为，“个性”与“自我”关系艺术生命品格，但不经苦修，终难成为大器，欠缺生活滋养，更无缘升华。纵观古今艺术大师，无不是从信念的真诚和实践的勤勉中修行过来。皆以素描、速写之功为造型构架的本质和基础，莫不操持终生、锲而不舍，我不曾见哪位巨匠嗤笑速写、素描，以为小技而敢稍事轻慢者。

一九八一年，丹青赴美深造，至今已近十载，与我书信往复，切磋绘事，探究得失，每每多有“学而后知不足”的感触。一九八七年我们在纽约相逢，但见他甘于平淡，安享寂寞，并不问财运亨通的“画路子”，宁静致志于艺术的博览与厚积，谦抑自省，矻矻研讨作品的深度与广度。在创作中不断“折磨”自己，端正大道，期求有更高、更新的自我突破。

丹青的资质，在其对“真实”的洞察力；在其对物象形态意味的特殊敏感；在其精确地把握与驾驭技巧的娴熟，可谓“慧眼独具”。近年间他在纽约的速写新作，再次印证了我这一认知。其作风更见精当、扼要；手法，更为酣畅、洗练。他的动态速写，尤似能捕风捉影，堪称一绝，手笔所及，有如疾风掠物，看似简略、粗率，实则精微妙要俱到，形神兼备，就速写的纯粹性而论，具有更为独立的欣赏价值。觉然，这便是线条的运动和舞蹈，是线条假手音乐节奏在奏鸣交响。流露着一个东方画家骨子里特有的根性。陈丹青说：“线条之于我，是一种天性，对线条形式品味的敏感是我的本能，我的速写，无疑得之于民族传统的熏陶”，他对自己艺术的特色和渊源的认识，可谓知之甚明。

然而，以我对丹青的了解，认为他最熟悉的生活和画材仍在中国，了无语言障碍与心里隔阂，无论爱憎、悲欢，那与生俱来的生存环境，都曾有力地刺激并滋养过他的艺术，并使他的作品也同样有力地影响过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

——与丹青远别久矣，年复一年，依然梦见在一道写生的情景。我自来多病，丹青在侧时呵护仿佛兄弟，或煨汤药、或做按摩，常等我安睡后，自己方去修憩，同室三年，时时可感觉他待人

的情义，一如他观物的体贴，每当我观赏丹青作品时，总不免对往者友谊情不能禁的思念，以画品、人格、两相映照，或许这便是我对丹青有别于一般同业的认识……。

序文有不能尽言之处，想会心的读者，翻阅这本画册时自能从中领会。

作而述之

陈丹青

收拢在这里的，大部分是我移居纽约后画的速写。

速写，英文“SKETCH”既指素描，又能解作草稿、略图、素材。中文的“速写”，词意显然有别于素描，后者久已被我们当然地视为绘画的“基础”。化几十个钟点，作成的石膏写生，我不曾画过——却也就画起油画来。“基础”怎么办呢？不管他，反正我只晓得画速写。

幼时嗜画，一日，父亲说：“你要学速写。”“画”而称“速写”，当时不能懂，父亲回答：“你看街上人来车往，要能几笔就画他下来。”我于是立到巷口去试，未几便乐此不疲。小学毕业，适逢“文化革命”，家被查抄了，搜走的一个麻袋中，大半塞着的是我的速写。

至今我画速写的信条，也还是“几笔就画他下来”这么一回事。要快。

我画画自来做不到细慢，下笔总是一味地快。物象只要是在动着，速写本便是我的眼前乐土。——舞者，体育家满场跳窜，电视画面的闪动截断，于我都可以无妨，即使地铁颠簸，乘客拥挤，居然也能勾划如仪。凡出现在这本集子里的人物，十九不知道已被我偷偷画了去的。

不过手慢不下来，画油画是要吃亏的。前几年到博物馆临摹，一笔一笔领会着，才明白行笔哪能那么快的。之后，我画油画似乎从容不少，画速写则习性依旧，只是心绪比较镇定，可以左手扶着纸，一边慢慢地抽烟。

由于下笔快，喜好捕写动作，我对于速写的计较，自然先在画得它熟练。

凡手艺上精熟洗练的境界，我都激赏，叹服，甚而至于迷恋。希腊罗马的铜镜、瓶画；敦煌绢画的残简、粉本；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图稿，尤使我心折。那一时期，一区域的画艺，何以能悠然而必然地构成这么大的风范，总的格调，真难说，也无从追究。然其间不论工匠、名家，哪位不是熟练的画手。后来的独家大牌的素描匠师，虽是风神殊异，但各自一套圆熟畅达的手腕，亦都无话可说。象梵高的质朴憨蛮，塞尚的一派生涩，原是超迈的品性的流露，哪里是手艺短绌。至于劳德莱克、孟克、杜菲、柯柯式加一流狂才，下笔如此飞扬跋扈，“熟”更是不在话下。自然，巧

熟到小家子气毕现的画家也代代有人，但那是秉性天赋的差别，非熟练使然。话扯得远了。我的意思，是自在画画的人，到达熟练的地步，手头方才有点起码的“自由”可供周转。速写，则熟练本身即产生理所当然的绘画的快感。

所以对于手艺的熟习磨练，我总嫌不够的，即便每每不期然、不自主的由烂熟而偏向油滑。这一旦给我察觉，就索性罢手，少则数月，多则几年。间隔既久，势必手生，而作画的心得，又往往在不画时浮现，于是手生而兼有心得，再画时，便自然的葆蓄几分恳切和生机。不过我暗自得意的极少儿帧速写，都是半生不熟，连事后也惘然不知所以的东西——但并不因此刻意追求笔端的所谓“拙”味，以免做作。是故遇到天生有那资质的画手，我真是格外羡慕。

固然速写的讲究，远不止在求其熟练这一节。它看似简单，甚或潦草，却是观察与作画的第一步，虽说可以率性，总也还得讲理；画者的天性，才具，品味等诸般潜质，亦无不径由草草几笔速写，即分明有所呈显。若谓创作是前台的表演，则速写便是后台的功夫，这功夫的深浅得宜与否，瞒不过高明的看客。速写连同素描，如今往往被归入传统绘画的所谓“基本功”看待，谁若投在“现代艺术”的旗下，似乎大可不必再与素描速写去做认真的周旋。径往画布开创新局的天才，或许是有的罢，不过我没有实地见过。此间的美术馆和书坊，近年展览出版了普普或后现代画家如沃霍、李青司坦、加斯东·施拿柏、萨里·弗雪的素描专展专集，这才知道他们私下也盈箱满篋地画纸本图稿；抽象表现派宿将德·库宁五年前有大展，素描部分即占了偌大一层展厅。这些素描有的致密严整，有的只落一两笔线条，在在紧扣作者的油画或其它媒体的创作风格，而莫不出于沉潜专注，殚精竭虑的苦心。至于观念的演绎，手法的奇诡，材料的妙用，更是各显神通，实在不枉对西方素描传统，俨然慨慷有所交待。我们若非及时窥探“现代素描”的内涵与外观之丰富多变，则“现代”绘画的台前“剧目”，看去便往往被误认作无须“唱本”或排练的即兴演出了。

不过如我似的老派的纸本写生，对当今诸种素描速写，大抵只能止于看看，怎样地要去做一番弃旧图新地尝试，不免处处勉强为难。譬如最低限度予速写以略略地“变形”——这在国中的速写，早已是广为流行的一招——也并不那么简单。变形，诚然是妙不可言的。后印象派之后，抽象派之前这一段活泼的画史，“形”变得尤为精彩：或撷取原始、东方及远古的绘画，旨趣入于造型，或循塞尚的启示，将形一步步有板有眼地拆卸开来，导引出“现代”画局，然而退远一步看，“变形”实已为人捷足先登，文章做绝，并不留下多少啄喙的余地了。

我看东西方早古绘画的形的歪斜拙朴，原不是故意的“变”，而是古人画不周准，古时候那样的画，也就是“准确”，合度而好看的意思。此中天趣，今人终归学不象样的，除非是以“现代”绘画观念去精心点化，方可使古画的“魂灵”局部地苏活过来，透出新意，这就要说到今人的“变形”，那当然是蓄意的，且远不止变形这一招，亦非“变形”一说皆可穿凿附会。难是难在既经诸如毕加索、马蒂斯等辈大规模如此这般了一场，随即也就作成种种形线布局的严密陷阱和独家招牌，后人不问究竟地跌进去，再挂出来，弄不好常使素描速写滑入漫画、卡通、插图一类“风格化”、“图象化”的路子，并不就是真风格，自亦更难是独创的。

“艺术自由”这句话，顺口说说可以。不过今日的画家，总避不开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这么两回事。所谓可为不可为者，起码得通晓哪些画路人家已经走过了，又是怎样走法，尔后在艺术全局的“不由自主”之中，试着找寻那么一点个人的“自主”。绘画之在“现代”，已如前述，是一家设有一家的门禁，给艺高胆大的独行侠沿途拦着，硬闯，绕道皆难，我目前的态度，是不敢妄为。

倒是十九世纪上溯文艺复兴这几百年的绘画，虽也早就满缀名家字号，依样造次不得，但其“应物象形”的绘画基本语法，却仍然有好处，容变通，历久而开放着的。那时的素描速写，造型讲通则，画法重规矩，只要肯再去研习遵循，进则仿佛可以引向什么去处，退则至少不至于迷失。说到头来，素描速写的功效在于其草根性，各种绘画流派不断地衍生更替，皆莫不具有各自的“草根”阶段，彼此于暗中触动生机，遂使不同的风貌脱颖而出，传统的演进水到渠成，是故晚近绘画新局的诸位开创者，初亦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涉足其间，鲜有一出道就面目簇新的。而卓越的风格，证之于绘画的“传统”与“现代”，相对而言，前者乃出自手法的变化与发挥，后者则注重形式的独断与原创，易言之，是“现代”艺术当取其“原则”，“传统”绘画可用其“原理”。我作画的习惯、手法，已然是“传统”的，“原则”上固然企望终于有所“独创”传统，包括早古绘画源头所蕴含的诸般“原理”，到底还有待悉心探究而取舍得宜，期使画路自然地变化，但求手法逐步地发挥，用我们的古谚形容，是适在“熟能生巧”的过程之中：这“熟”并非单指技术的运用；这“巧”，则意谓画境的提升。传统远去了。幸而据之以“现代”绘画呈示于今人的种种“方法”、“观点”，传统又平添几重角度可供观照，况且“现代艺术”的一大部分也已经，或正在转化为“传统”：传统是活的——我之耽溺于速写，但又不肯任意地玩弄它，粗粗说来，便是这样一番理由，对别人或许不足取的，甚或大谬不然，在我却是以不可计数的速写换得的一点感触。

只是出国以后，这眼界给开得太大，致使多年没有心思动手画速写。所以临了要感谢老同学孙景波，三年前他来访纽约，用不断地鼓励和催逼，使我终于又怀揣速写本，躲向人堆里一页页勾划起来，积成潮选在集子里的这些小画。比较旧作，似乎比早先画得稍稍率性放肆了一些，看来我画速写的兴致总算还在。

1991年3月于纽约

作品目录

西藏速写

布达拉宫金顶	1980	铅笔	1
大昭寺金顶	1980	铅笔	2
布达拉宫回廊	1980	铅笔	3
拉萨街巷(两幅)	1980	钢笔	4
高原民宅(两幅)	1980	钢笔	5
等候进殿朝圣的人们	1980	钢笔	6

课堂人体速写

人体	1979	炭铅笔	7
人体	1979	炭铅笔	8
人体	1979	炭铅笔	9
同一姿态的四个角度	1979	炭铅笔	10
同一姿态的三个角度	1979	炭铅笔	11
同一姿态的三个角度	1979	炭铅笔	12
同一姿态的两个角度	1979	炭铅笔	13
同一姿态的四个角度	1979	炭铅笔	14
同一姿态的两个角度	1979	炭铅笔	15
背部(两幅)	1981	炭铅笔	16
蜷曲和伸展的人体(两幅)	1981	炭铅笔	17
背部	1979	炭铅笔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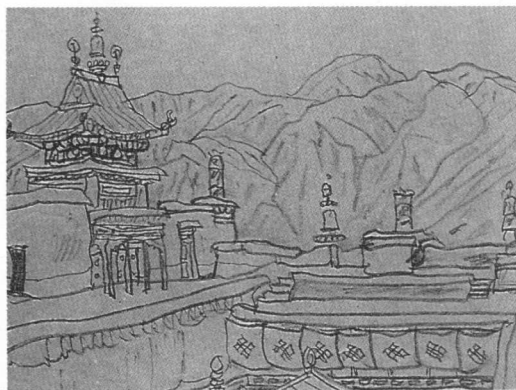
着色速写

曼哈顿下东城女孩	1987	铅笔淡彩	19
哲蚌寺荒径	1980	钢笔淡彩	20
拉萨巷陌	1980	铅笔	21
小院柴扉	1980	钢笔淡彩	22
呼伦贝尔草原	1981	铅笔淡彩	23
纽约高中学生	1987	铅笔淡彩	24
地铁乘客(四幅)	1988	铅笔淡彩	25
红头发的上班族	1988	铅笔淡彩	26
蓝眼睛的转业军人	1987	铅笔淡彩	27
苏荷雅士	1987	铅笔淡彩	28
下班回家的女子	1988	铅笔淡彩	29
格子围巾	1988	铅笔淡彩	30
黑人老爹发现我在画他	1987	铅笔淡彩	31
蓝领先生	1987	铅笔淡彩	32
条纹裤	1988	铅笔淡彩	33
打瞌睡的女子	1988	铅笔淡彩	34

东欧新移民		赭色铅笔	35
地铁上的无家可归者	1988	红色铅笔	36
艺术学院走廊(四幅)	1988	铅笔淡彩	37
曼哈顿上城女子(四幅)	1988	铅笔淡彩	38
戴黑帽的女子	1988	铅笔淡彩	39
穿蓝靴的女子	1988	铅笔淡彩	40
穿黑皮夹克的女子	1988	铅笔淡彩	41
穿白毛衣的女子	1988	铅笔淡彩	42
工人、富婆、领救济金者、教授(四幅)			
	1987	铅笔淡彩	43
芭蕾	1988	红色铅笔	44
奔跑的裸体女子	1990	浅棕铅笔	45
一个背影的四个动作	1988	铅笔淡彩	46
躺卧的两位裸体女子	1990	铅笔	47
不同的动作和角度 I	1990	铅笔淡彩	48
不同的动作和角度 II	1990	铅笔淡彩	49
更衣的模特儿	1990	铅笔淡彩	50
电视速写			
歌剧《唐·乔凡尼》	1988	铅笔	51
练舞者(两幅)	1988	铅笔	52
练舞者(两幅)	1988	铅笔	53
天鹅湖	1990	铅笔	54
天鹅湖	1990	铅笔	55
天鹅湖	1990	铅笔	56
天鹅湖	1990	铅笔	57
天鹅湖	1990	铅笔	58
吉赛尔	1988	铅笔	59
歌剧《唐·乔凡尼》(两幅)	1988	炭笔	60
歌剧《黎戈莱多》	1990	炭笔	61
冰上舞蹈	1988	炭笔	62
冰上舞蹈	1988	炭笔	63
冰上舞蹈	1988	炭笔	64
冰上舞蹈	1988	炭笔	65
冰上舞蹈(两幅)	1988	炭笔	66
冰上舞蹈(两幅)	1988	炭笔	67
冰上舞蹈(两幅)	1988	炭笔	68
冰上舞蹈	1988	炭笔	69
东德冰上皇后(两幅)	1988	炭笔	70

冰上舞蹈(两幅)	1988	炭笔	71
冰上舞蹈(两幅)	1988	炭笔	72
冰上皇后	1989	炭笔	73
冰上皇后	1989	炭笔	74
冰上皇后	1988	炭笔	75
冰上舞蹈(两幅)	1989	炭笔	76
冰上舞蹈	1988	炭笔	77
冰上舞蹈	1988	炭笔	78
冰上舞蹈(两幅)	1988	炭笔	79
冰上舞蹈(两幅)	1988	炭笔	80
冰上的亮相和谢幕	1988	炭笔	81
旅游速写			
威尼斯圣乔治岛	1988	炭笔	83
威尼斯圣乔治岛	1989	炭笔	84
叹息桥	1989	炭笔	85
圣马可广场	1989	炭笔	86
离开西雅那南行的途中	1989	炭笔	87
人物速写			
画廊酒会的常客	1987	铅笔	89
格林威治村的潇洒男子	1988	浅棕铅笔	90
中城的小姐	1988	赭色铅笔	91
未着色的速写(四幅)	1990	铅笔	92
未着色的速写(四幅)	1990	铅笔	93
地铁乘客	1990	铅笔	94
我的爷爷(两幅)	1990	赭色铅笔	95
我的爷爷(四幅)	1990	赭色铅笔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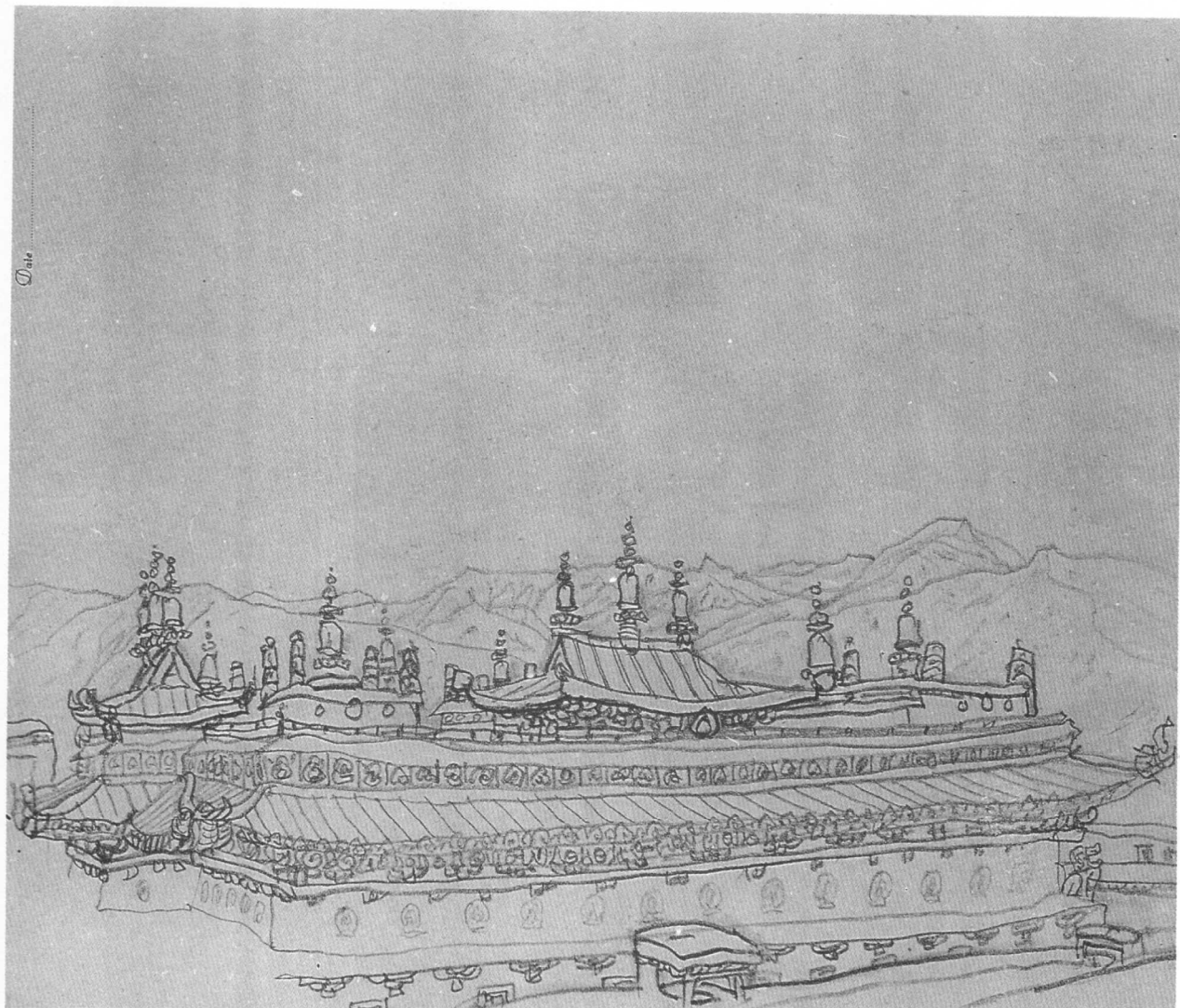
西藏速写



布达拉宫金顶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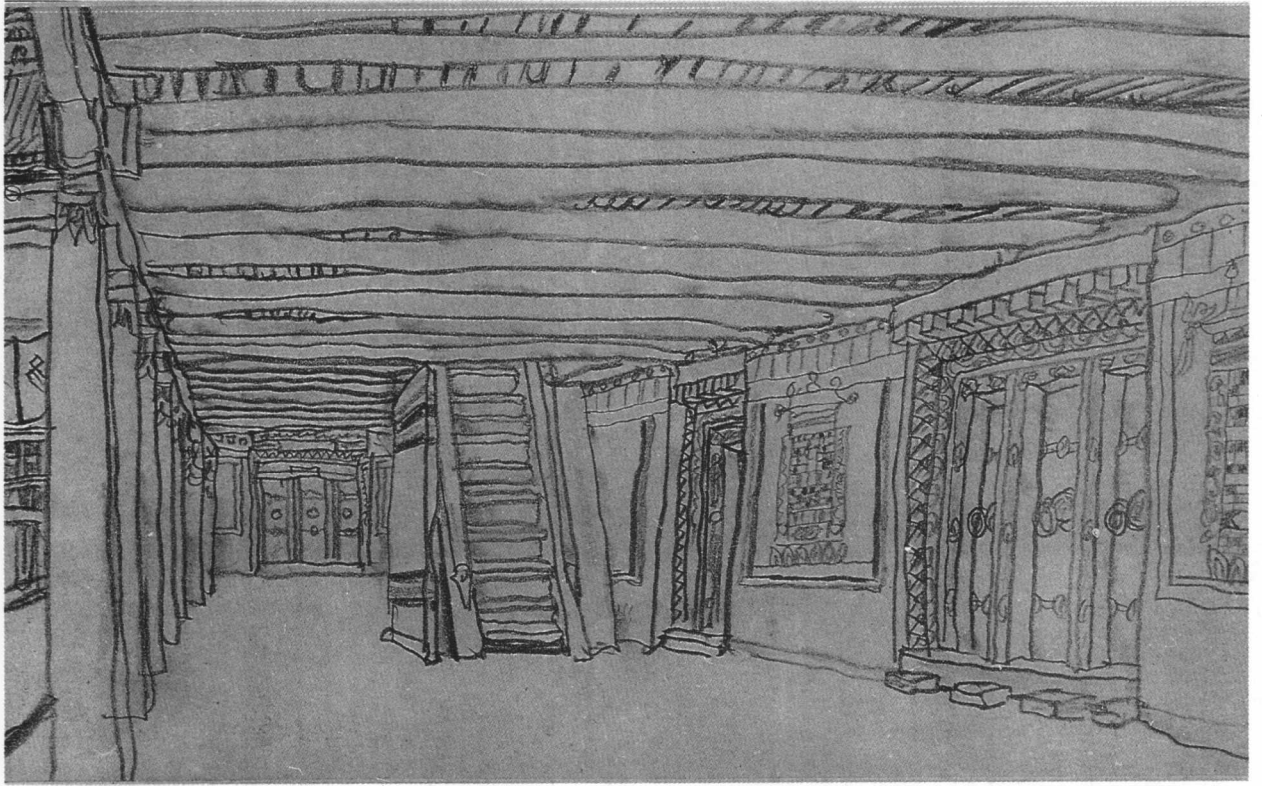
铅笔



大昭寺金顶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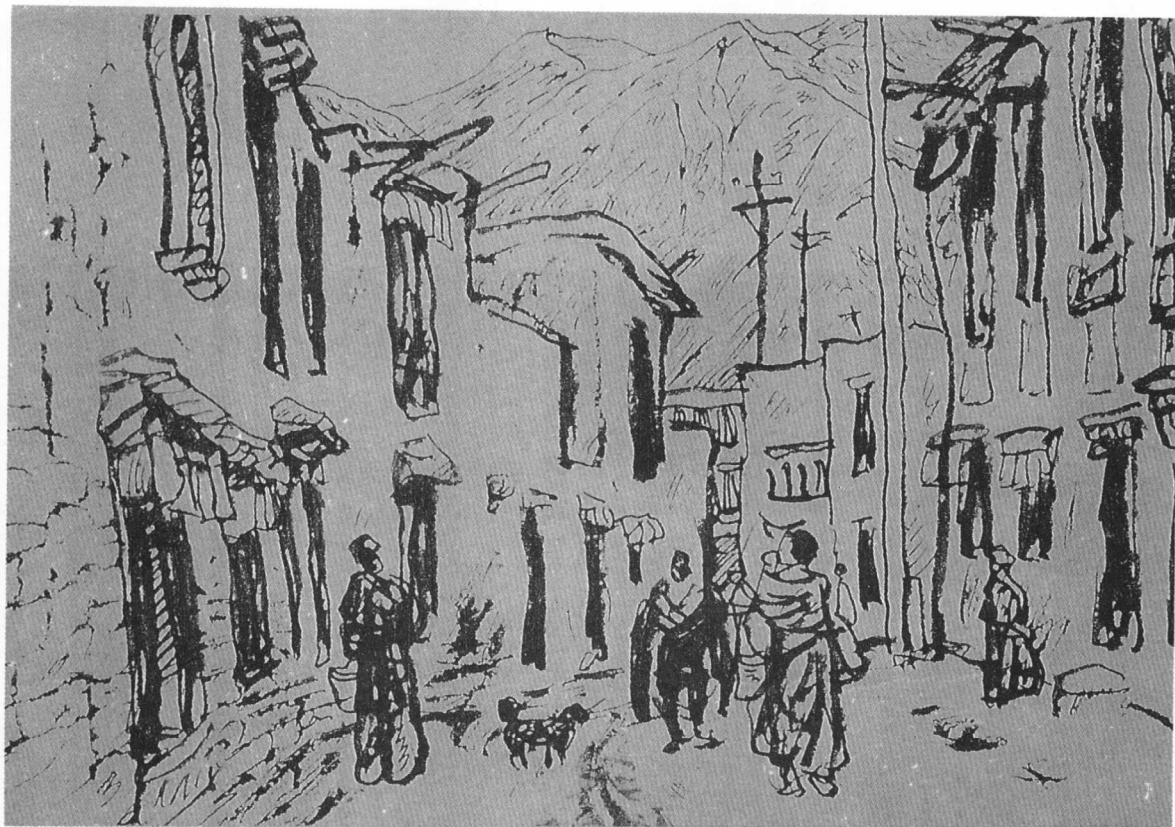
铅笔



布达拉宫回廊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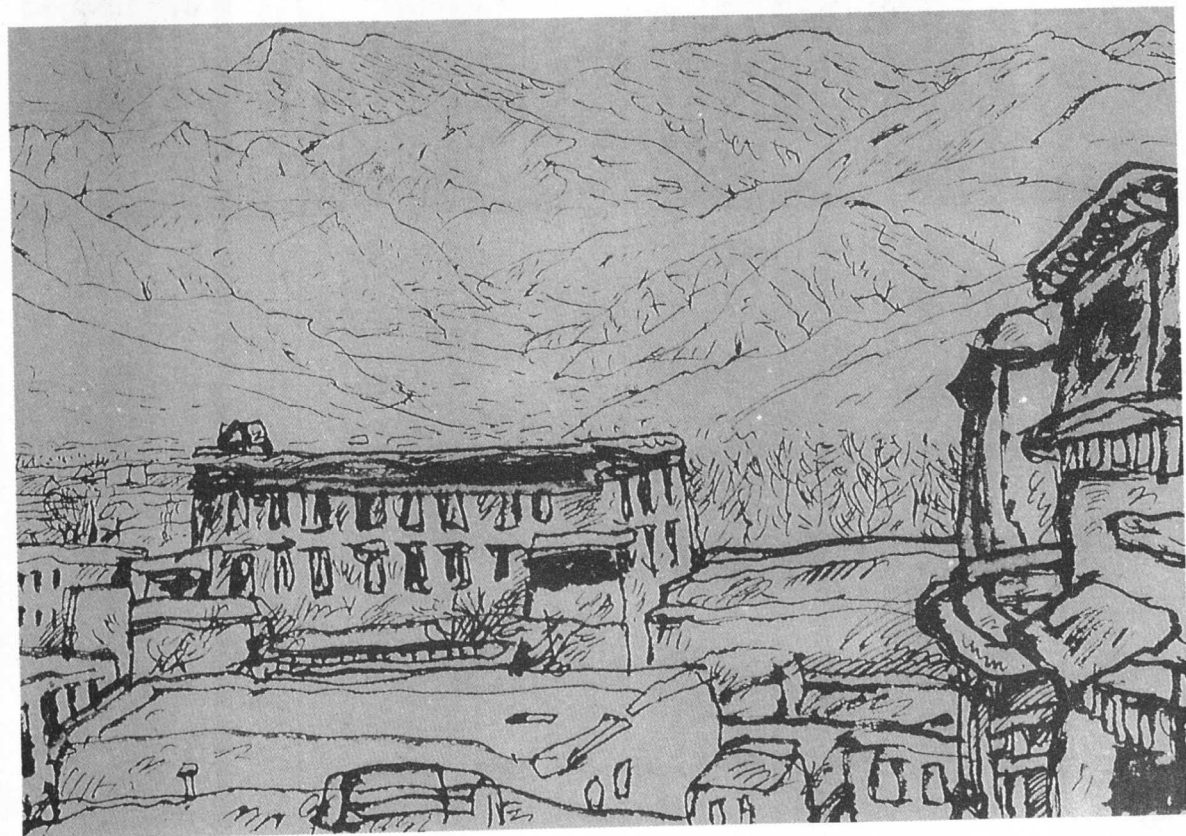
铅笔



拉萨街巷(两幅)

1980

钢笔



高原民宅(两幅)

1980

钢笔